

情挑鷹魔

魔鹰挑情

蓝菲梦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 刚

封面设计：符晓笛

新 林 書 畫

著 者 藍 菲 夢

心虚系列
魔鹰挑情
(台湾)蓝菲梦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 · 1691 定价:9.80 元

麒麟，夫其能不屈而伸夫与自怀感过其较其可也

，其能不屈而伸夫与自怀感过其较其可也

，其能不屈而伸夫与自怀感过其较其可也

而其能不屈而伸夫与自怀感过其较其可也

第一章

“其能不屈而伸夫与自怀感过其较其可也”

大能不屈而伸夫与自怀感过其较其可也

男子的手指带着火，舌尖舐得荻原秋子发出
暗啞而断续的呻吟。他的嘴吮吸着、舔着她的
乳头，她全身燥热，充塞着一股欲死欲仙的快
感。

这个男人有张棱角分明的脸，髻曲的黑发、黝
黑的皮肤使他看起来有股浓得化不开的异国风情。
事实上，这般的气质永远无法从他身上抹去，他那
双炯炯有神、带点棕色的眼珠子，清楚的昭告世人
他的身分。

他体内流着的血液不只有日本血统，这是他如
何也否认不掉的事实。

“我警告过你不许盯着我的眼睛！”男子一察
觉到底下人儿的注视，目光像匕首似的直想刺穿
她，所有动作蓦然停止。

当饱满的唇形紧抿成不悦的线条，荻原秋子的
背脊泛起一阵寒颤。“杰……”

魔 魔 挑 情

❖❖❖❖❖❖❖❖❖

虚

1055

列

情挑鷹魔

他做，只求他多看自己一眼，给她多一点的关心与爱。

然而希望一直以来都只是希望，同情的施舍也从未有过。

一个翻身，黑杰抽离获原秋子的温暖，两条结实的长腿扫到床边，伸手去拿随意丢在椅子上的长裤。

“你要走了？”明白他从不在自己的住处过夜，可是这么短暂的停留时间却也开了先例。

没有回答，黑杰继续他的动作。

“杰，我知道自己刚才惹你生气了，我保证下次绝对不再犯，你不能不要我而去找别的女人……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……”获原秋子抚摸他的下巴，多希望他能再好好吻她。

“住口，你相当清楚这么说会带来的后果，不要冒险试探。”冷冷的盯着她，不留情的拨开她的手，他站起身拉上牛仔裤的拉链。

他向来讨厌每段肉体关系在结束时惯有的不欢而散，但是最近他发觉自己痛恨建立新关系所必须投注的时间和精力，因此他执着于获原秋子，一个着名温泉旅馆的女负责人。

体贴与细心是他对她唯一的感受，不多话的

她能够忍受他的予取予求，是他和她维持这么长久关系的主因，不过照情势看来，是要破裂了。

“一年多了，难道我什么也没影响你？对你而言，我仍什么也称不上？”荻原秋子又妒又怒的问道。

他绝不肯让人限制他，也绝不接受质问，他的情绪善变难料，有时粗鲁没耐性，有时却好整以暇的悉心取悦她，不拘于他大男人主义的个性……她真的怀疑，哪一个女人才能改变他？

“别再说了，你惹恼我了——”低沉的声音提出警讯。

“告诉我，我要如何才能得到你的喜爱？”

随着侧头一瞥，黑杰的手在一种动物性的驱使下掐住她的脖子，如果她再不收敛的话，他不敢保证不会在下一秒掐断她维系生命的呼吸系统，他的手渐渐加紧。

充满个性的脸庞危险的朝她逼近，“你是个成熟的女人，我们都清楚彼此要的是什么，大家各取所需，这么可笑的念头请你收回大脑里。”

“我爱你呀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为什么从不听

我的表白……”因为他逐渐松开力道而挣得空气，
获原秋子贪婪的大口呼吸。

每回只要她认真的问起未来，他就是这副态度，她担心过他会一气之下不再来找自己，可是不明朗的关系总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来，催促着她得到答案。

他最教女士们着迷的就是那种阴沉、无法捉摸的特质，他很容易就对她们生厌，任她们为情消瘦，迳自再去我下一个替代品。而从来没有人能牵绊住他的事实，似乎更使她们前仆后继、为他神魂颠倒，她担心有人会抢了他……

“没有女人敢要我的爱！”如果说他怕什么，也许就是害怕被平淡和琐碎绑住，他唾弃婚姻也不讲未来，刺激的肉体情欲正是他需要的。

“我要啊，你为何不问问我的意思？”她自信自己知道很多别人所不知道关于他的事情，以此来界定，她是特别的，只是……她不曾领略他对她的宠爱。

鹰眼朝她一射，黑杰发怒于她的执迷不悟，
“好，你可以佯装得到所有你想要的，至于我们的关怀也到此为止了。”他抓起黑皮衣，迳自往房门

口移动。

紧张的跳下床抱住他的长脚阻止他离开，获原秋子的脸颊不知何时已挂上两行泪，“不要……不要这样对我，我道歉，原谅我吧，杰……我不该太多话的……”

她就是学不乖，早已知晓自己对他来说一点地位也没有，却还怀着希望等待永远不可能从他口中说出的承诺与蜜语甜言。能够陪着他、与他在一起，她比起其他女人幸运多了，她不该太奢求的。

黑杰一向倔强、大胆、冲动，且难以驯服，顽劣刚愎的个性到现在仍未曾稍改。是的，他骄傲的自尊和他的脾气一样，死也不会改。她若想跟着他，就必须适应这样的他。

“管好你的舌头，我不希望在我结束这趟任务后，你还是如此令我失望。”给她机会没有别的意思，单纯是他懒得另觅新欢。



顺着臀部垂直坠下的纯白长礼服正好突显出她那匀称、高挑的身材，艾沁一出现在门口，大厅里华服美饰的绅士淑女好像瞬间全被困在一滴迅速凝

固的液体琥珀里，在下一刹那，一阵不屑的女性嗟呼声响起，琥珀再度化为液体，将它的囚犯释放出来。

“你们看看，那个贱货又伪装成圣女了，也不想她恶名昭彰，竟然还敢公然欺骗大家。那一身白色的礼服，我呸，她配得起吗？”说话的是嘉应企业总裁黄亚道的夫人——何丽玲，她的强势作风在社交圈中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
“黄夫人说得很有道理，身为日本鬼子的最新情妇，却一身纯白的到处招摇，好像她是纯洁无瑕的处女，实在是放肆到了极点。”

“我说是不要脸吧！”

一群人忙着附和，谁都不想得罪这个厉害的女人，落得下回被批评的对象便是自己。

“不是听说她和那个日本男人又要分了吗？在那幢新买的别墅里好像很少看到男人来去的身影了。”

“是有这个传闻，不过我太了解她了，在她决定另觅情人之前，显然不会忘记多吸一点血。瞧瞧她手上的大钻戒，她不怕重得手指负荷不了而折断吗？”何丽玲口气酸溜溜的。

眼睛环顾四方，在一群以女性为主的小团体上停驻半晌后，艾沁立刻收回视线。她发誓，就算此刻眼睛瞎了，也绝对可以正确无误的找出嘉应企业总裁夫人的所在地。

她对自己散发的恨意，可以轻而易举的嗅察出来，那种感觉太强烈了。

另外，那些没有控制音量、刻意让她听闻的恶毒话语，如对方所愿，她的确一字不漏的接收了。

没错，这些三姑六婆都说对了，那个日本男人确实存在，也与她同住，她手上的钻石戒指就是他送的，更是他要自己戴出来的，目的当然是为了气死这些女人。很无聊的举动，但她依了他，只要他快乐。

“蒋太太，你看那个朝艾沁走过去的男人不是你侄女很欣赏的对象吗？”

“好像是，他不会是看上那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吧？年轻人不懂事，看不清楚事实，我得过去说说他。”蒋太太是个十足的行动派，马上转身，却被何丽玲一把抓住。

注意着前方的情况，何丽玲很有把握，“不用去了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他会吃闭门羹的。”有幢小

房子、一辆车之外没什么傲人经济能力的男人，艾沁是看不上眼的。

“小姐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”男子很有礼貌的噙着笑意站在艾沁面前。

她既不纤细也不娇弱，身材丰盈，有着小蛮腰和玲珑的曲线。如此的女子，融合了少女清纯的魅力和成熟女子的智慧，是单身男人梦幻中的女主角。

抬眼看着年轻男人俊秀的脸庞，艾沁给他一个抱歉的笑容，“对不起，我不想跳舞，你另外邀请别人吧。”

男人脸色很夸张的垮了下来，他附耳对她说道：

“你后头有一群我的死党，我们从刚才就注意你了，大家都欣赏你脱俗的气质，因为美女只有一个。而好兄弟讲道义，所以大家用猜拳的方式取得前来邀舞的资格，我好不容易才打败对手得到这个机会，你不会不赏脸吧？他们正等着看我的笑话。”

顺着他的目光回过身，艾沁果然看到几个直勾勾瞧着他们的男人。她摇了摇头，还是带着笑脸迎视他的期待，“我相信你们可以在这个宴会上找到兴趣与你们相符的女孩子，你们会玩得很尽兴

的。”一句话就将自己与他们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。

很斯文又懂得幽默的男人，然而为了他的名声，她不能答应。凡是与她有过一面之缘、一舞之

听的话皆会在商界流窜，他们还是和她保持距离，才能以策安全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持。”男子又盯视了她好一会儿，寻思着她那未曾点燃过的情，同时也感觉自己的身体亢奋起来。他为本人以及他的朋友均无法亲近她的甜美而轻声叹息，然后他远离她那纯真无邪的魅惑，融入了人群中。

叹了口气，艾沁心中大叫无聊。她总是想像陷入爱河应该像是从高塔上坠落，会令她心跳急促、呼吸困难、胃部痉挛。但大大小小的宴会、舞会她都参加过了，前来搭讪的男人多得数不清，只是到目前为止，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。

修长有力的手指敲着楼梯扶手，一个冷酷的微笑慢慢地在黑杰的嘴角绽开。看过这么多国家的各种宴会，原来名义不同，却完全逃不掉那既

定的模式，互相攻讦才是举办活动的主要目的吧？

从二楼望下去，脱离静止状态的红男绿女好像色彩鲜艳的昆虫，兴奋的扑动它们俗丽的羽翼，热切的期待使得它们目光锐利、双眼发亮。他的耳朵充斥着水晶香槟酒杯互碰而发出的声响，这真是个俗气的宴会，而他此次任务的目标就是其中一人。

整个晚上，男人就像蜜蜂见到盛开的红花似的对她趋之若鹜，她在某些部分引人注意，某些部分又隐约细致，虽然她不是绝世美女，但是他承认从未见过如此耐人寻味的女子。

透过望远镜的呈现，艾沁，柔嫩的脸颊、长浓的睫毛最为突出，不难想像它们如丝绸般贴着他的肌肤的感觉，优雅的柳眉、尖端微翘的高贵鼻梁，以及那玫瑰花瓣似的丰盈樱唇……

他的任务很简单——毁掉她，而毁掉一个女人的方法倒也容易……

黑杰的嘴角再度咧开，他发现他很自得其乐，他们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而他必须是猫。

穿着一身剪裁合度的黑色外套和舒适的灰长裤，他缓步下楼，没有遗漏在场每一位女性赞美的

虚

系

列

眼神，或者隐藏在眼眸里的邀请。他微眯起眼睛，抿着的唇露出玩味又了解的味道。

这就是女人，表面平静，内心却波涛汹涌，所谓的表里不一，她们演绎得多出色！

站在大厅的正中央，他那光滑黝的肌肤和桀惊不驯的浓眉，与她纯白的衣衫恰成对比。瞅住艾沁，他来到她的跟前。

近距离看她，他惊觉那较薄的上唇和丰满、富有感情的下巴，构成了完美的嘴型，隐约给了吻她的男人必定会满意的保证。

不知为何引起阵阵讨论声的男人会在自己面前停下，艾沁的心从未跳得如此之快，就像只狂奔的兔子一样，他不出声的凝视像块烧红的炭焚烧着她。

他是谁？他长腿而站的样子、斜撇的唇、细直的鼻子，令她想起一种危险且凶狠的动物。感受到周围窒闷的气氛，她知道大家对他的了解如同自己一般，他是陌生的。

“陪我跳一曲吧！”不等待她的回应，抓起她的手，搂住她的腰，黑杰带领着她向前移动，然后又后退，舞步是如此优雅，却又如此有力，把拒绝和召唤熔于一炉。

听到一阵抽气声，艾沁这才从不知名的领域回神过来，在他的碰触下，她仿佛被螫到般的挣开手。

看到他恍若无事般似笑非笑的脸，她瞪了他一眼，羞愤的转头离去。

漫长的午后缓缓接近尾声，这是个星期天的傍晚。

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，黑杰转动他发酸的颈部，这是他第二回领教台北的交通与身边女人的唠叨。

“不是说好等我部署好一切，你再来台湾的吗？”何丽玲的声音透着不悦。

“你应该知道我办事情的原则，你只管交代好任务，其余的细节我会自己解决，不劳你费心。”如果她如此不信任他，那么当初就不该找集鹰堂帮忙了。

“你这么唐突地出现在宴会上，我差点被吓昏了。我不懂你在想什么，不过显然你的计划和我的想法冲突了，你这会儿就和艾沁打照面，要教我如何安排你进去她的公司当卧

底？”

间隔上次她委托魔鹰杀人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；没想到他冷静的头脑早已不再，事关重大，她不容许他存有游戏心态。

“我记得你的委托是要我毁了她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有很多方法可以达成，不单独是窃取公司机密吧？”因为上次合作愉快，他才会不经考虑就同意这趟任务，不过倘若早知道她的坚持和作法，他会推荐集鹰堂的鸳鸯大盗出马。

偷东西，这么小人的作为，他不屑为之。
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你知道这件事的成功与否对我而言很重要。”

“不只是这个任务，每个委托我一视同仁，都很重要，我不容许失败。”按下车窗，他燃起一根烟，口吻仍维持铿锵有力。

他喜爱刺激的生活，喜爱自由与克服困难的喜悦，以及累积财富的满足感，他和每个雇主之间都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，没必要谁来忍受谁。

“好，我不管你想采取什么手段，但一定要毁了她。只会勾引男人的贱货丢光了我们女人家的

魔鹰挑情